禮記訂補

漢書門
類 八三三三 號 六二 函 大 架 一〇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八三三三 號 一〇 冊 二七四 函 三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333
冊數 10(7)
函號 274 41

十三十四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COLORCHECKER
x-rite
MSCCPP00041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淺草文庫

禮記卷之十三漢戴聖述鄭玄註唐孔穎達疏宋陳澔集說

三山後學鄧庭曾訂補

表記第二十二

愚按此篇多為論仁而發則所謂表記蓋取仁者天下之表而名之耳然仁道至大非學既有得之後功深力到之日豈敢遽議及此哉舊以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釋名篇之義恐漓前賢之旨矣熟玩自明

子言之歸乎

表記篇一評此篇斷以君子不失足於人為首章不失色句舊注見其所可喜而不慮其所可怒涉於希望迎合其言而此只以宜溫而溫宜厲而厲解為妥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愚謂當行則行當止則止不失足於人也宜溫而溫宜厲而厲不失色於人也可語則語可默則默不失口於人也不失足於人故貌足畏不失色於人故色足憚不失口於人故言足信君子之貌猶言君子之身甫刑書篇名即呂刑也忌戒也言君子必敬必戒而無可擇去之

言在於其躬也引以為不失口而足信之證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愚謂裼襲以示文質各有宜用所謂不相因者恐一時或有異事必易服從事無敢憚煩不以襲衣而因為裼不以裼衣而因為襲則節文既辨隨事而各存其敬故無相褻之患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樂音洛○愚謂極敬者心志肅也繼之以樂則敬弛極辨者節文明也繼之以倦則儀詧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耻辟音避遠去声○註篤厚也揜猶困迫也愚謂君子經德不回所以正行則其戒慎篤恭皆非有為而為之也豈區區於避禍患防揜耻乎記禮之垂是言夫亦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之意云爾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愚謂莊敬所以自檢而愈就於精明故日強安肆所以自恣而漸入於頹弛故日偷說應氏曰儳者參錯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紜雜亂遂至儳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則內亦拘迫而不安故不能終日也若主一以直內而心廣體胖何至於如不終日乎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說幽明之交上下之際尤其所當敬者故並言之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說馬氏曰狎侮至於死而不畏者蔽於所褻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說呂氏曰辭者相接之言如公與客宴曰寡人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人須臾焉使某也以請之類是也禮者相見之贄如羔鴈雉鶩之類是也必以辭必以禮者交際不可苟也苟則褻褻則不敬此交所以易疎也愚按易蒙卦辭筮

問也初問則誠再問三問則瀆指蒙者言之告與不告指教者之發蒙言之引此以明賓主之交宜誠而不宜褻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愚謂仁之體大而尊卓越衆善而人皆望之以為楷故曰表義之體方而嚴裁割萬事而人皆循之以為程故曰制報即禮也以交際往來此感彼應而有不容已者所以使人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愛其何利如之

子曰以德報德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愚謂欲者心知其為美而欲得之好則欣慕愛樂而契之深求之切也畏者恐其汚而或至浼己也惡者深拒痛絕不使加乎其身也欲而好畏而惡非不稱志仁無惡然猶有意也惟夫所好生於無欲所惡生於無畏則無意無必不勉不思而從容中道所謂中心安仁者故曰天下一人而已道者己之所獨詣法者民之所共遵論道以無欲無畏為極致制法惟有欲有畏之易從

子曰仁有三　道有至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憯七感反怛多八反強上聲○註數與長短小大蓋互言之性於仁義者其數長大勉於仁義者其數短小愚謂中心憯怛言惻隱之發根心而生非有矯強而然也夫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博施濟衆舉一世而噢咻之故曰愛人之仁率循也法式也循古人為仁之定式而勉強行之未必皆根於中心者矣資猶藉也藉強仁之力皇皇自脩之不給豈遽能博愛以宏其仁哉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豐水之傍以潤澤生芑穀喻養成人才也武王豈不

一評仁有數集說以中心率法為發之淺深數世終身為及之遠近不知中心憯怛只可言發愛人之仁何獨可以言發而不可以言及細玩中心句言根心之仁可以仁一世豐水詩言樹人之仁可以仁累世見治天下者純心為要用人為急雖以堯舜禹之聖猶汲汲為天下得人也愛人即博施濟衆怙冒永清之節數世即文子文孫下世下年之業率法句形容其非出於中心終身句形

容其不及於數世亦不可以發與及爲分別此皆所謂仁有數也義有長短小大不言可知已

一評器重道遠弃任重道遠不同蓋就理言之統四端兼萬善重也天不變仁亦不變遠也聖人備道完美勝其重也克舜其心至今在致其遠也取數多鄭註總計天下之道而仁居其多極是蓋甚言其道之大也近說隨其所舉所至爲多與上下文俱不相蒙殊非書意

官使之乎言無遺才也聖人爲後嗣計莫大乎遺之以人才是欲傳其孫之謀而燕安輔翼其子耳魯玄以下皆孫也故夫子以爲數世之仁国風邶風谷風之篇今詩作躬閱容也言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憂後嗣乎此但欲以仁終其身而已曰愛人曰資仁曰數世曰終身固自有長短小大之別然根心之仁愛洽於一時樹人之仁澤流於奕世其數豈不較然辨哉此言仁之所以爲有數也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

勝平聲度大洛反○愚謂器重道遠猶言置之塞天地溥之横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蓋就理而言見其重且遠非若論語之任重道遠指人而言也舉莫勝則必有聖人不二之德然後能合萬理而負荷之行莫致則必有聖人不已之神然後能繳萬世而貫通之取數多註以爲揔計天下之理而仁居其多蓋極言其道之大是也與前章仁有數殊義勉於仁者欲勝其重而致其遠也說呂氏曰以義度人盡義以度人也以人望人舉今之人相望也盡義以求人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唯爲人舉今之人相望則大賢愈於小賢故賢者可知已

一評中心安仁節大雅證上安仁小雅起下好仁孔疏原是如此看甚妥不知集說如何把兩詩俱作好仁今考民鮮克舉惟仲山甫俱是嘆安仁之難奈何泥愛莫助之一句而指其爲好仁發也小雅本親迎之詩景行本指大道通衢謂其可以駕四牡而往迎也今借其言而贊之以仁道之大爲景行以行止爲好仁鄉道數語借其下句四牡騑騑之意而發其殷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行去聲行如字鄉去聲○愚謂中心安仁即上章所謂無欲而好無畏而惡者也大雅蒸民之篇輶輕也儀匹也圖謀也言德之在人其輕如毛非難舉也而民鮮克舉之者尹吉甫謀於儀匹之中乃惟仲山甫能舉之我愛其人思効力以助之而用力之難

勤向慕之心俱就自家爲仁上講不指好他人之仁集說謂景行爲人之德行意欲以大雅之助小雅之行俱就好人之仁看果爾則下面須以若已有之其心好之意相承卿道而行數語於好人之仁有何干涉有何貫串合而觀之其失自見

一評仁之難成惟君子能之章上節言聖人成仁之道主立教者說次節言君子爲仁之功主體教者說上條還是以行其言戒不以其所能病人二句言立教之恕聖人之制行二句言立教之恕以行其言言

莫可以致其助者疏謂引此以證安仁一人之義是也蓋德如山甫未必其盡仁之何如猶然不易及不易助如此況真爲中心安仁之聖而可以常得於天下哉小雅卓率之篇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二止皆語助辭此詩本爲親迎燕樂而發故繼之以四牝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婚以慰我心夫子借其慇懃之情而贊之曰夫高山信可仰矣仁之大道信可行矣推詩人行止之言其好仁如此哉猶論語釋唐隸之意也中道而廢言力竭而止若非力竭則不止也不足少也人老則未來之歲月少矣俛焉無他顧之意孳孳勤勉之貌斃死也言安仁雖難而好之之篤亦可以漸進於安矣

人、失其所好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

字作圣人立教之言最是此條工夫都在礼節信結上不可把此二句作輔翼看輕了意謂責之以恕人固易從矣然制行立教之工夫何在礼以節之內以制其心外以制其行使之克己以復之主敬以行之信以結之內以實其心外以實其事使之成始以之成終以之此立教之本根也仁者吾心之天理礼者天理之節文圣門論仁以克己復礼爲第一義豈可當作輔翼意看況前數句只虛虛說个恕字並未曾言及下手着落工夫若把礼行信結作輔翼看以何者爲斈者出門第一步事過下節云圣人成仁之道

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行去聲行如字○愚謂成猶論語成人之美之成仁之難成言成人之仁之難也病人則有矜己之意愧人則有求備之思皆非立心之恕也制行制爲經常之行使人由之不制以已者酌人所共知共能而制之不以已所獨知獨能者律之即前章置法以民是也夫惟立法之恕如此則人思跂乎此而有所勸勉知不及乎此而有所愧耻行其言者行君子立教之言也然君子之於人待之甚恕而所以成之之術甚周制禮以節其性而使之中敷信以結其心而使之實容貌以煇煥其文章衣服以振動其志意朋友切磋砥礪以至於極而後已皆君子成仁之方也壹專一也五者交脩夾持之欲其所向專一不使他岐得以雜吾仁也如是而猶縱恣爲惡者獨不愧于人而畏于天乎小雅何人斯之篇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

如此君子体仁之功何如哉服其服等句有所勸勉以行其言也耻服其服等句有所愧耻以行其言也衰絰等句足上服其服意引詩足上耻服其服意鶉鴣自當如註疏以不濡翼爲稱服而慨人之不如鳥若濡翼則貪污之態與衆無別安得謂之稱服如集說所云哉

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耻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稱去聲○愚謂上言君子成人之道此言吾人體仁之功自服其服而至實以德有所勸勉以行其言也自耻服其服而至無其行有所愧耻以行其言也引衰絰端冕之君子以證服其服而文以容之意引維鵜在梁之詩以證耻服其服而無其容之義而辭德行又可推矣詩曹風侯人之篇鵜匕鴣鳥名鵜鴣群入水中食魚濡翼者衆今乃在橋梁之上不濡濕其羽翼似人之獨清獨醒者可爲容服相稱之喻矣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可耻之尤者也記詩作其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盛平聲○說應氏曰義者截然方正而無偏私也知賤之事貴而不知貴之率賤豈絜矩之道哉故天子竭力致敬以事上帝則諸侯亦服勤以輔乎天子也

一評大德小心章兩引詩前詩言列聖無君民之心後詩言列聖雖無君民之心而天命人心交集於我有莫得而諉前後意微有不同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蟊力水反施多異反○愚謂役猶爲也役仁役禮即仁厚之實不自尚其事以下皆恭儉信讓之發也得之不得即中庸獲乎上不獲乎上也詩大雅旱麓之篇莫莫茂密也蟊似葛枝曰榦榦曰枝嚴氏云是葛也蟊也乃蔓於木之枝榦喻文王憑先祖之功而起也文王凱樂弟易其求福不回邪也引此以證得不得而聽天命之意蓋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詩大雅大明之篇翼翼恭慎貌昭明懷來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引此以明聖人雖無心於君民而至於多福之懷方國之受則人心自歸天命自集有欲推之而不可得者矣兩引詩皆以文王之事詠群聖之心見其仁厚之出於一也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耻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說謚以尊名爲美謚以尊顯其聲名也壹專也惠善也善故曰節以壹惠也先王之戒名勝如此君子可不以實勝爲務乎處情謂所以不自大尚其事功者以求處情實不敢虛爲矯飾也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者謂若有過高之行則不敢率循推求以處乎篤厚之道而已本分上不可加毫末也處情處厚下賢皆自卑之事然謙尊而光此實勝之所以善也

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無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一評樂而無荒四句俱是推明凱弟二字乃君子自家身上事蓋強教悅安無干強教悅安意在敬字下使字上蓋有凱弟所以能強教悅安所以能使民云云也註疏集說俱以強教悅安入在此四句內甚竟強至德之君即仁人也此指心之德言上盡仁仁強上聲說音悅樂音洛○愚按君子之所謂仁非徒私惠之爲煦煦而已蓋剛柔迭施恩威並著此所以

字在治上看指愛之理言盡心德渾完故愛理充周此盡仁之難也

難能而可貴也凱之言樂弟之言易強教者以道驅之而使之協於樂悅安者以情治之而使之得其所也樂而無荒指凱有礼而親指弟威莊而安則凱而能弟孝慈而敬則弟而能愷此四句總言凱弟相須互發之用所以爲強教悅安之原也

五章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愚謂資猶言憑藉也古之人臣其經世之學皆豫定於胷中至於事君則前定之規模先形於言以爲藉拜服官之初受命而拜也獻猶致也謂以此身致之於君而鞠躬盡瘁無以有已也成其信踐其先資之言也責責任也死於其言致命遂志不敢負其先資之言也受祿不誣受罪益寡君臣相得之明驗也○說應氏曰畎畝幡然之數語說命對揚之三篇此伊傅先資之言也齊桓問答而爲書燕昭命下而有對此管樂先資之言也言於先而信於後無一不酬者後世若登壇東向之答草廬三

一評下達與尚辭一例俱就臣身言若就君身言如吾君不能等語差緩一重了詩正直本作正直之人看今引之以靖共証不下達二句以正直証非其人一句甚是妥貼集說改作正直之道不惟不能發明引証之意而於詩及引詩之旨反晦而蝕之考詩經朱註自明

顧之策亦庶幾焉馬氏曰受祿不誣言不素餐也

事君大言入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女音汝○愚謂下達言趨乎汚下小則希望迎合大則吮癰舐痔尚辭巧言無實利口亂信也自所由以進也言行皆邪萌始進不以正其何以事君哉此人臣之所當戒也小雅小明之篇言人臣能安靖恭敬其職位惟正直之人是與則神明聽之將用福祿與汝矣以與也

事君遠而諫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愚謂邇臣者上自保傅下至文學侍從之官和謂情誼相孚可否相濟即晏子所言和羹之說是也宰冢宰也大臣凡六官之長副皆是曰和曰正曰慮應氏謂先君德而後朝廷先朝廷而後天下是也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

一評士君子難進易退則推讓風行廉耻道長尊者無凌迫之虞卑者無僭越之志貴賤之間貼然相承何等有序若易進難退則其弊至於范雎之危穰蔡之傾范相尤相軋亂何可言以亂照序而序字自明呂氏大德大賢之論於書情不切至於李焉後臣李孟之間數語尤爲難通何若三聘而起伊尹誠非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說諫者止君之失陳者揚君之失也愚按詩小雅隰桑之篇瑕本作遐朱註遐與何同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將使何日而忘之耶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記者借以爲人臣之喻言我有愛君之心則胡不指其失而諫之乎縱未有進諫之機而此欲諫之念常藏於心而不能忘但不以語人耳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遠去聲○愚謂難進則無陵躐之思易退則有恬靜之守在位之人更相推讓而尊卑各安其等故曰有序亂者相傾相軋戈矛互加皆躁進患失之所貽也三揖以下以賓禮明之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竟音境要平聲○說違猶去也不出境實無去志也謂非要利可乎呂氏曰孔子

易進然亦何嘗取必於學焉後臣而後就哉學焉後臣之語特孟子極狀成湯樂道忘勢之心已耳若孔子去齊則以不能用之故非以季孟之間也豈有待以季孟之間尚尤其薄而不進耶此皆漫談浪語何當於理義而錄之

去魯遲遲吾行以不忍於父母之國也孟子去齊三宿出晝冀齊王之悔悟也然卒出境以去君子之義可見矣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愚謂慎始敬終則先資之言可無負矣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註亂謂違廢事君之禮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辟音避難去聲○愚謂此承上文之意亦爲世之孤臣言之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苟免曠官逆理叛道所以爲亂慎慮者不敢以得志自滿而敬慎以圖之也孰慮者孰思審處以排其難

而塞其責也終事而退上不負其君下不失其身君臣之義得以兩完豈不爲厚之至哉易蠱之上九事之終且無位也引之以明既退而後可以高尚其事安有處其位而不履其事者耶此操心危慮患深者之所當惟天子受命于天法也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說不以辭盡人謂不以言辭而盡信其爲人之實也行有枝葉根本盛而條達者辭有枝葉則蕪辭蔓說而已此皆世教盛衰所致故以有道無道言之丘氏曰辭因時而有枝葉此君子不以辭盡人之故也

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

一評口譽指實有善者言日録謂集說過其實三字當去良是蜉蝣之詩以刺國君朱註亦謂無所考當泛言無疑

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說三者不能則不問不可以虛言待人也接交也小雅巧言之篇盜言小人讒賊之言也餤進也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衣去聲食音嗣說音稅○愚謂譽者稱揚之名以口譽人有虛聲而無實惠也國風曹風蜉蝣之篇詩人借蜉蝣以刺忘遠慮者而憂其無所依故曰其於我而歸稅乎稅謂舍息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咲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菑音災已音以○註諾許也已不許也怨以休

已不許而被怨也說呂氏曰有求而不許始雖拂人之意而終不害乎信故其怨小諾人而不踐始雖不拂人意而終不害乎信故其責大國風衛風氓之篇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始焉不思其反覆今之反覆是始者不思之過也今則無如之何矣故曰亦已焉哉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愚謂君子不以色親人有誠心以將之也情疏貌親奸險之至去穿窬之盜幾何

情欲信辭欲巧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愚謂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皆事天地之神明也無非卜筮之用謂犧牲也不犯日月言他祭祀之當卜日者不可犯此素定之日月也不違不襲詳言卜牲之禮

一評三代明王章上條言祭天地卜牲之礼下條言祭群神卜日之礼意以昔[illegible]王冬至祀天夏至祭地[illegible]祀天地之神明其所用[illegible]無非卜筮之用蓋不[illegible]以其私褻祀上帝故耳[illegible]明日有定他祭祀之當卜日者不敢犯此素定之日月其牲牷之用不違卜筮而卜筮不相襲也是祭天卜牲之礼如此至於他祀雖不卜牲亦必卜日雖不犯日月而日月必在所筮何也大事祭天地也固有時日矣小事無時日有筮外剛內柔從其類也然群祀雖不卜牲而牲牷禮樂粢盛亦必咸備而周而皆不違乎龜筮敬也雖缺是以神人之心皆順也齊當為粢此章疑有缺文不卜牲而祭品在所必備侯知者裁之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齊音粢盛音成○愚謂上文言郊社卜牲之禮此言群祀卜日之禮大事即郊社也有時日即二至也小事西望山川以下皆是外剛內柔見曲禮不違龜筮日必卜吉而後用也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愚謂此章本為生民之詩而發后稷之祀言后稷初封于邰而祀其先世也富備也辭恭則有主敬之實欲儉則無求福之情詩即大雅生民之篇兆本作肇蓋美周家推稷配天之祭而復推原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乾乾業業惟

恐一有罪悔獲戾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引此以爲辭恭欲儉之證而觀迄今之言則其祿及子孫亦可見矣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說龜筴之爲器聖人所以寓神道之教故言大人之器也以其威敬而不敢玩褻故大事則用小事則否天子無筮惟用卜也而又云道以筮者謂在道途中則用筮也守筮謂在國居守有事則用筮也龜亦曰守龜左傳國之守龜何事不卜非其國不筮謂出行在他國不欲人疑其吉凶之問也宅居也諸侯出行則必卜其所居之寢室慮他故也諸侯之太廟天子巡狩所必當處之地故不卜也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愚謂敬敬君長也用祭器者用以膳天子及饗鄰國之君也日月朝貢聘問之期也不違龜筮擇吉而往也夫飲食之器猶不可忽矧朝聘之禮而可畧乎敬事君長指不廢不違言之上不見瀆於下下不見褻於上以其敬故也

一評敬則用祭器章重朝貢上進見敬事君長意首句特起下文須抑揚言之

緇衣第二十三

愚按此篇相傳爲公孫尼子所作治道但德禮政刑南人諸語不如論語之精故刪之而存其粹者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易去聲○愚謂上之人寬平而不苛刻故易事易知者易所趨避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愚按緇衣巷伯皆詩篇名緇衣美鄭武公而作誠於好賢者巷伯刺幽王讒人而作誠於惡惡者愿慤慎也不

一評易事只是平易近民易於承事註疏可玩集說好信語較深一層且易事可就下之事上言易知不可就上之知下言何者百官之多兆民之衆其情偽變態至於不可窮詰即堯舜在上安得人人而知之亦何必人人而知之蓋上惟易事則下易知所趨避下易知趨避則安輯者多獲罪者少又何必煩刑而後治哉

子曰禹立三年

賞而勸不怒而威好惡之誠所感動耳大雅勉成王之詩言能儀法文王之德則萬邦皆孚信焉引此以明不瀆不試之意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行如字○愚謂存諸心爲好措諸身爲行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說音悅○愚謂章明也貞正也章志者明吾好善惡惡之意貞教者示人以爲善去惡之方兩者皆所以尊仁也率民以仁則愛之如子矣致猶用也行已力行乎仁以盡已之心也悅懌也詩大雅抑之篇梏詩作覺言有能覺悟人以德行者則四國皆順從之也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綍音弗行如字行去聲諐音愆○愚按單婁曰絲積縷而比合之爲繩曰綸大繩曰綍言王言出而彌大也游浮也不倡游言恐人視效之而長虛僞之風也可言不可行過高之言即所謂游言也可行不可言過高之行不可垂之爲訓也弗言弗行則言必顧行行必顧言矣民皆化之而言行相顧言豈有高於行行豈有高於言乎詩大雅抑之篇衛武公自警之辭止容止也諐過也言爲君當慎其容止不可愆于禮儀引之以明言行不可過之意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

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於音烏○愚謂道令之使爲善也禁戒之使不爲惡也兩者亦互發之語慮其所終恐非平實可踐之言稽其所敬恐非經常可繼之行也如此則可以道人禁人矣民豈有不謹言而慎行乎詩大雅抑之篇亦衛武公作大雅文王之篇朱子云穆穆深遠之意於嘆美辭緝繼續熙光明敬止無不敬而安所止也丘氏曰抑詩證民文王詩以證君子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從千雍反齊如字○愚謂衣服容貌之善皆以有德爲之本故耳詩小雅都人士之篇幽王喪亂之後思先王之盛世而作彼都先王之故都也周忠信也說馬氏曰狐裘黃黃服其服也其容不改文以君子之容也出言有章遂以君子之辭也行歸于周實以君子之德也

一評可述而志如註疏所云正與可望而知相符協集說可稱述記識又緩一層了且與疑惑不相蒙細味自見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吉音告○疏述謂叙述註志猶知也愚謂君臣之間一誠相與而光明洞達無纖毫私曲障隔於其間故曰可望而知可述而志而不疑不惑也尹告尹尹告太申之書今咸有一德篇文是也詩曹風鳲鳩之篇丘氏曰尹告證不疑不惑詩證可知可志先不忒而後相得也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癉丁但反惡如字○說呂氏曰章明也癉病也明之斯好之矣病之斯惡之矣善居其厚惡居其薄此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惡之分定民情所以不貳也詩小雅小明之篇引之以明章善之義

子曰上人疑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說呂氏曰政不行教不成由上之人爵祿刑罰之失當也爵祿非其人則善人不足勸刑罰非其罪則小人不足恥此褻刑輕爵之宜戒也康誥甫刑皆周書播布也不字衍言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也引以明不可褻刑之意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比毗志反葉之涉反○愚謂此章爲敬大臣而發說大臣不見親信則民不服從其令故不寧也此蓋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大過而然耳由是大臣之職業不脩而邇臣之黨相爲比周以傾奪之也故大臣之當敬以其爲民所瞻望之儀表也邇臣之當慎以君之好惡係焉乃民所從以爲道者也是慎邇臣正所以敬大臣也人君不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不至於怨乎不以不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不至於疾其君不使內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賢無所壅蔽而得見知於上矣葉公楚葉縣尹顧命臨死回顧之言也毋以小謀敗大作謂不可用小臣之謀而敗大臣所作之事也疾因其譖毀而惡之也莊猶正也敬也君所取正而加敬之謂也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也君所取正而加敬之謂也

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

一評民以君爲心章上段言君民相須一體之義下引詩書言人君當急於安民也與別處引証不同但二怨咨上句誤作怨資下句復缺一咨字經文舛訛之極此其一驗

一附評君民之際其相隔甚遼其相須甚切以故古之談君民者不曰作民父

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愚謂善者既賢之而又疏之惡者既賤之而又信之是未能盡好惡之道者也親失失其所當親亦遠賢而信賤也邪王混淆風俗頹靡教令徒煩而無益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刺厲王而作言彼小人初用事求我以爲法則惟恐不得既而不合則空執畱之視如仇讎然不用力於我矣仇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往而不忤其意也君陳周書兼引之皆爲不親賢之證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易去聲○愚按小人謂細民君子謂賢士大夫大人天子諸侯也溺爲其所陷也水爲柔物人

毋則曰如保赤子旨哉言乎然未有若君爲心民爲體之真且切也制世者試取体完体傷民存民亡數語反覆紬繹有不矍然省悟也者幾希不然古有体視其民之君不勃然興者乎有艾視其民之君不忽然亡者乎則興亡之机大較可覩已我國家

二祖垂休

列宗繼統深仁厚澤浸灌人心二百年來膠綢漆固我

皇上乘乾撫運三紀于茲治化宜日益綦隆民心宜日益懽暢然有不盡然者今天下三垂晏然在上者幸無金鼓羽書徵兵饋餉之擾而科派感增需求日

易近之然其德雖可狎而勢不可親忘險而不知戒則溺矣費多言也煩瀆乱可厭也一言之失駟不及舌所謂易出難悔也屢遭興戎皆由於口故曰易以溺人閉猶蔽也人指人身而言閉於人知有身而不知有理也鄙固陋而難於通曉也棄而不保則離叛繼之故曰易以溺人此君子不可不慎也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兌音悅逭乎亂反吉音告○說毋書作無伊尹告太甲不可顛越成湯之教命以自取覆亡也虞虞人機弩牙括矢括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也釋發也言如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無不中也傅說告高宗謂言語所以文身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輕動則有

急禍苦棰楚取盡錙銖非寬仁恤協之規模也在下者幸無年戰屠戮頻蝗水旱之告而剜肉輸租竭澤待稅号呼差怨禍迫死亡非化国舒日之景象也又其甚者五材百貨所產殊方轉侵漕輸實行貿販乃延途征稅頻仍徭賃搜求慘刻先之迫取繼之渡入以役跋涉勞餓之苦骸轉蛇行牙領貧之禍怨則誰歸乎之於是富商舛迹良賈深藏物價湧騰民用日艱或此之由又其甚者擔負鹽鐵之業亦肆侵漁越制之稅取稅爲名挾騙凡盡必置之無也可走無天之類或悉其有而沉淵或起戎之憂衣裳所以命有德謹於在笥者戒輕與也干戈所以討有罪嚴於省躬者戒輕動也孽災也逭逃也先古本作天註依書作先先見猶言前所見也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國語曰忠信爲周言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也凡四引書皆明不可不慎之意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雅音牙○說此承上章人人溺於民之意而言方氏曰民以君爲心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爲體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於心之

見者悽楚遂使中原万里康莊大陸之區轉成鳥跡羊腸崎嶇嶮巇之境嗚呼則可不爲寒心哉夫民至愚而神至柔而到至易馴亦至難測以我

祖宗二百年培植之艱皇上三十載撫循之切柰何倏忽間輕舉而擲之懷薄至事之徒可惜也頃者哮賊跳梁于朔方島賊憑陵于樂浪播賊竊發于夜郎三凶迭起巨寇滔天我皇上赫然雄容拱手而定之神武震乎域中英威騰乎海外振古勳名宜重自愛柰何工於大而拙於細易所難而難所易使纖纊微霞得餘日月之光也無亦謂逆藩跋扈遠魏陸梁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爲主於內然資乎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体傷昔吾有先正以下五句逸詩也引之以證能安民者誰能秉国成三句見小雅節南山篇言誰人秉持国家之成法乎師尹實秉持之乃不自爲政而信任群小終勞苦百姓也引之以證不能安民者君牙周書篇名資書作咨此傳寫之誤而下句復缺一咨字兩言怨咨而民情之難安可見矣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行去聲行如字○愚謂不壹則爲二三之言無類則爲錯雜之行有物則信而能一矣有格則正而有類矣生不可奪志守之不移也死不可奪名垂之不朽也多

矯命雖行稍兵犯順我悉聞所聞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者也質正也不敢自
聽之咄嗟轉眄間彼山林信而質正於衆人之所同然後用之也守之者服膺
薮澤之中歧行蠕動之衆勿失也親之者問學不厭也守之親之則其知精矣
即有一二不軌亦何足為畧約也行兼言行而言知之既精又酌其要約者而
吾難者是大不然夫外戚行之皆義壹行類之道也君陳書篇名言謀政事者
不能斬湊藩鎮不能亡唐當出入反覆與衆人共虞度其可否則庶言僉同矣
乃張角尚讓輩躡足攏跡引以證質守質親詩曹風鳲
閒乘天災人怨之日驅烏合之衆号輩卒致漢唐荊駝鳩之篇引以證義壹行類
屋社此豈細故也方今逃
征逋稅之夫失業亡命之
衆鳩聚團結未嘗不幸有
且夕風飈之起以決其崖
搏之思即迹來壹標激變
噪呼城邑蹦踊闔閭往亡
而是幸其奸不深其謀不
固旋發旋殲耳脫有一二
豪傑為之倡不浹旬而數十
萬衆可立受事于麾下山
川豐亞草木皆兵此其禍

○子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適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鄉去聲好去聲好如字○愚謂正正人也君子好之小人毒之邪正公私之辨也朋友有鄉則所好必於其正其惡有方則所惡必於其不正好惡既明民情歸一故迷者遠者不惑不疑也詩周南關雎之篇言君子有善良之仇匹引以證朋友有鄉之義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惡去聲惡如字○說馬氏曰賢者宜富貴而富貴者未必皆賢惡者宜貧賤而貧賤者未必皆惡於其貧賤而輕有以絕之則是好賢不堅也於其富貴而重有以絕之則是惡惡不著也是志在於利不在於道人雖曰不利者吾不信也詩大雅既醉之篇言朋友所以相檢攝者在威儀以喻不在貧賤富貴也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行戶剛反○說言人有私惠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留之於已詩小雅鹿鳴之篇周行大道也言人之好愛我者示我以大道而已引以明不留私惠之義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白服之無

直與三方之迭發者倫也
閒嘗按尚書五子之歌及
宗臣陳傳良之論而益知
民之不可玩耳蓋五子之
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
近不可下民惟邦本亡國
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
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
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
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
人上者奈何不敬陳傳良
之論曰天下有可畏之勢
者易為無可畏之形者難
見易圖者亦易制難見者
必難支是以明智之君不
畏乎方張之敵國而深畏
乎未見其隙之民心蓋民
心之摧折於敵國之變自
古有長民之君是以無可
畏之民後世之君但於民

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窮伏於其中矣嗚呼讀此二書能不悚然懼懍然思惴惴然而不敢輕有所肆哉伏望
皇上覽古昔之危言鏡漢唐之覆轍遵
祖宗之成憲沛汪渥之深仁省徭役緩催科易関市来商旅出天下於陰慘之中而納之陽春之宇則
皇上真能以兆姓為体兆姓有不以
皇上為心哉上下一心君民一体元気周浹太和充溢即登三咸五轢漢軼周可也孰與積無用之財於不必用之地欽悠悠不可量之怨於冥冥不可測之中哉是惟

射軾音式射音斁○愚謂此言有是物必有是事軾當作式登車而有所禮則式以示敬有車則必有式有衣則必有敝況言行乎言必有声行必有成人當立誠以為言行之本矣射詩作斁引葛覃言服之而無厭斁以證必見其敝之意葛覃周南篇名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行如字行去声周音割田音申覌音劝○註從隨也愚謂言隨而行之則可言必求可行不可為文飾之言行隨而言之則可行必求可言不可為文飾之行寡言而行以成其信所謂訥言敏行而言行相顧者張大其美揜蔽

聖明裁察
一評言從行從纂說訓從為順却不如註疏訓從為隨尤得口気不見費力不得大美小惡渾說言行皆無所飾者集說專指言一邊非是

其惡皆飾言飾行者之所為也詩大雅抑之篇玷缺也小雅車攻之篇允信也展誠也君奭周書言昔者上帝降割罰于殷而申重奬劝文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丘氏曰抑詩證言不可飾而行在其中車攻詩證寡言而行以成其信書證君子言行感人之效

子曰南人有言

禮記卷之十三

禮記評折六卷

皇明閩鄧庭曾著

樂記上篇

一評樂記一書大都言其義理而器數缺然不録按孔疏刘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其前十一篇合為一篇先录已入礼記後十二篇僅存其名於别録今考其篇目如樂奏樂作樂器說律或俱言器數而措乎其亡逸耳宋儒蔡氏輯為律呂新書以明器數之原而律呂之外藐乎其未有聞也豈得為完樂乎然記以樂名尤必與礼並舉者物得其理而後和也古今談礼樂之精者無踰於

禮記卷之十四漢戴聖述鄭玄註唐孔穎達疏宋陳澔集說　三山後學鄧庭曾訂補

樂記上第二十四

愚按周礼大司樂所掌白雲門大卷而下則樂實始於黄帝黄帝之樂起於截竹制筒而六律六呂生於黄鍾之宫此樂之所由肇也第樂有道有器器非道不立道非器不載周衰樂廢重以坑焚器數斯滅盡矣此上下兩篇但言其理之可知者如此然論功化莫盛於上篇反情此類之語約之為克復存過愈欽而愈微廓之為參贊位育愈推而愈廣非洞性命之奥而灼礼樂之情者豈能條陳至此哉此非顔閔以下所能及學者宜深味焉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

此學者宜盡心焉

一評凡音之起音字即謂之音音字前後叶應集說所謂樂音即此音也若認作單起鍾鼓琴瑟之音則迂却干戚羽旄之容豈不是偏了

一評上節感於物感字與下節慎所感感字微不同上感是感於凡物所包者廣下感是專言感之以政也志發於心言出於口集說所行所言四字甚贅宜刪之

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比毗志反○愚謂音即人聲成方之音物者外至之客形如所處之位所值之境所觸之事所被之政皆是蓋人心本靜因物之感而動情動於中故形於言而爲聲聲之辭意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變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音矣成方猶言成曲調也此合其音而播之樂器及舞之干戚羽旄則謂之樂焉干戚武舞也羽旄文舞也此章統論大樂始終之節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樂如字樂音洛嘽昌展反○愚謂哀心感者言感於可哀之物而哀心動也樂以下放此說方氏曰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喪所欲則哀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悅則愛噍則竭而無澤殺則減而不隆蓋心喪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嘽則闡而無餘緩則紆而不迫蓋心得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發則生而不窮散則施而無積蓋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粗則[illegible]於高急厉則近於猛暴蓋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分際蓋心有所畏故形於聲者如此和則不乖柔則致順蓋心有所悅故形於聲者如此哀樂以下六者心感物而動乃情也非性也性則喜怒哀樂未發者也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愚謂物之感人非一而最神者政故先王慎其政之所以感人心者故以禮而道其志使發必中節以樂而和其聲使言無乖戾政以教不能而一其行刑以罰不

率而防其姦礼樂刑政雖殊而其致同歸於慎感故曰一也同民心約舉道志和聲四者而言出治道則禮樂刑攻四達而不悖矣此章申言樂生於感而著先王慎感之意見其為和樂之所由興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樂音洛思去声○愚謂此又申言音生於人心之感而其安樂哀怨由於政治之得失其或和者氏里樹畜以道之礼樂刑政以維之也乖則反此聲音與政相通此先王必慎其政以感之也○說詩疏单出曰聲雜比曰音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本有宮商之調惟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為曲似五色成文即是為音此音被諸絃管乃名為樂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徵音止怗音覘懘昌制反○說刻氏曰五声之本生於黃鍾黃鍾之律其長九寸空圍九分每寸之長雖滿十分而以空圍之所受約之則實九分也九九八十一是為宮声之數意與上文君驕臣悍相陵亦只就音言直至如此下方有倫雖盖以音之凌慢如此則倫之不得其理可知而國之滅亡無日矣聖賢立言自有一段含畜舒徐口氣如集說五者不亂即指倫叙看似太迫促了

一評五者不亂只就音言

三分之尚餘一筭其數不行故声止於五此其相生之次也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為最多而声至濁於五声獨尊故為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為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為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声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為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為最少而声至清有事而后用物故為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五声固本於黃鍾為宮然旋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

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也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也角声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則加十八得七十二也商三

奪倫也愚謂五者指宮商角徵羽而言不乱小大各得其稱終始各得其序也無怗懘者相成相生無敝敗凌奪不和之音也按黃帝命伶倫截竹制律而五音生焉又鑄十二鍾以準十二律之高下是十二律寓於竹而通於金五音寓於絲而通於竹若匏土諸音雖足以為諸律之應和而欲指其孰宮孰羽孰律孰呂必不能皦然辨折者學記謂鼓無當於五声況土與木乎後世有以入音之中皆有五音之寄刘氏特舉絲声以例其餘誤矣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陂音畀○愚謂此推原五聲怗懘之由如宮乱則樂声荒散是知由其君之驕恣使然也餘皆放此五者亦指宮商角徵羽而言皆乱小大終始不稱不序也相陵相成相生之反慢正樂和樂之反如此則綱常倒置彝倫攸斁去滅亡之期能幾何哉○說陳氏曰五声舍君臣民事物之象必得其理而後律呂可調設或樂声奪倫即其國君臣民事物必有不盡分之處如州鳩師曠皆能以此知彼此其事毫髮不差却非牽合附會之語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說慢承上文謂之慢而言比近也張子曰鄭衛國濱大河沙地土薄而勢平下故其人氣輕浮而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声音亦然是以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也朱子曰鄭声之淫甚於衛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声為戒又按桑間濮上衛地濮水之上桑林之間也史記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声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奏於平公之前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也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而死故聞此声必於濮水之上也政散故民罔其上民情流蕩故行其淫乱之私而不可止也愚謂此章言五音之理乱関人事之得失係世道之興衰可徒以為声音器数之末而忽之哉

一評鄭衛指詩經鄭風衛風桑間濮上指師延靡靡之樂註所釋甚明日錄故欲反之以桑間即衛風之桑中而引朱註以証之不知此節百舉鄭衛已包有桑中在內復係之濮上之上豈不是疊床架屋且安知濮水之地無復別有桑間之名而鄭註必為誣也朱子引記釋詩亦因成語而用之其時詳於論詩而未暇子細論礼奈何反取其一時引援之言以為定據也不必依

一評生人心通倫理節收拾前数章之意而總括言之且此篇以樂記名以上言樂而未及礼至此方引起礼字下章遂率礼與樂並言之古人立言之次第如此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愚謂此章摠括前四章之意而結言之以起下章也音人心即首三章之起語樂通倫理即君宮商臣之象也自知声知音以至治道備申前章政和政乖與政通之意自不知声不知音以至德者得也申前宮君商臣一章之義礼指君臣民事物而言說論理謂人倫之間各有其理也方氏曰凡耳有所聞者皆能知声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道有所通者乃能知樂若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抹此禽獸之知声者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

此衆庶之知音者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應氏曰倫理之中即礼之所寓知樂則通於礼矣不曰通而曰幾者辨析精微之極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食音嗣大音泰和去声○愚謂此承上章因論樂及禮而槩舉樂與禮並言之食礼饗礼皆礼之大者非極音非致味言以質素爲貴也清廟樂章名鼓清廟之詩之瑟練朱絲以爲絃絲不練則声清練之則声濁也疏通越瑟底之孔疏而通之使其声遲緩也瑟聲濁而且遲是質素之音非要妙之音也此声初發一倡之時僅有三人從而和之言和之者少以其非

一評性是所生之理靜是所值之境以靜為性言靜時乃天性未鑿之時非謂靜即是性欲指情言非私欲之欲知知朱子曰上知字是体下知字是用妥甚好惡所包極廣如好利惡善好逸惡勞之類皆是集說以善惡研醜括之似太狹了且好研惡醜之中未

極声音之美故好者少也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大饗祫祭宗廟是又饗礼之最大者尊以玄酒為尚俎以生魚為薦太羹無滋味之調和是質素之食非人所嗜悅之味也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味存焉故曰有遺味者矣由此觀之先王之制礼樂非極音致味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盖為教民計耳平好惡謂節其好惡之情而不使之流蕩也人道不正必自好惡不平始好惡得其平則可以復人道之正而風移俗易矣○朱子曰一倡三歎謂一人倡而三人和之非三歎息之謂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

皆無道心人心之辨即以好研惡醜為人心亦屬好惡無節中語不屬好惡形中語細玩自見夫物之感人以下摘訓以為反推上文天理滅之故亦甚有味

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知去声○愚謂此承上章平好惡反人道而言人生而靜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也天者性之原性者人所得於天以生之理天之性猶言天然自有之性未雜於情欲之私也欲即情也性之欲猶言性之發於情者然也知者虛靈之体知者覺悟之机好惡既形則性盡發為情矣知誘於外言外物可以觸吾之知者誘之於外也反躬反思其理之是非也夫無節知誘不能反躬而天理由之以滅何哉蓋物之感人無窮而知誘日煩人之好惡無節而反躬又缺則物至而人化物性真澌盡僅餘血肉之軀而已則其滅天理窮人欲而馴至大乱之道皆由好惡不平而人道之所以不正也先王礼樂之作其容已哉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

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如字樂音洛食音嗣○愚謂人者因人情而制節者節其情而不使之流蕩也是故因其哀死而喪期無數則為衰麻哭立之數以節之因其好逸樂而淫佚不止則為鍾鼓干戚之樂以和之因其有男女之欲而不知其別故為昏姻冠笄之礼以別之因其有交接之事而或失其正故為射鄉食饗之礼以正之節其心使之無所偏倚和其声使之無所乖戾為之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礼樂之教無不行為之刑以防其恣肆而使礼樂之道無敢察礼樂刑政四者通行於天下而民無悖違之者則王者之治道備矣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愚謂上章所陳多指禮樂之文此以下方就其情而論之同者和之所聯屬異者序之所辨別皆禮樂本然之情也得情則親敬偏勝則流離合情者樂之和於內所以救其離之失飾貌者禮之檢於外所以救其流之失此其相須相濟禮樂自然之能事也禮義立者先王協義以起礼足以辨人之異樂文同者緣器以作樂足以統人之同也貴賤等則相親者不流上下和則相敬者不離此聖人制作之功也好惡者刑賞之所自起刑不外於禁暴爵惟在於舉賢則好惡之所推極也均者均齊方正而無偏私也然先之以禮樂輔之以好惡刑賞雖足以節制乎人情猶未盡建極弘化之理德愛曰仁德宜曰義是先王所性而有根心而生者貫徹於治道之間民治其有不行者乎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

一評天下之理皆本於心曰礼自外作者言其制非

言其理也認之不真幾於告子之外義矣易簡只就礼樂言不必以同天地看鄭註却是以敬四海之內刘氏應氏說俱未妥只是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四海皆囿於合敬之內為是疏釋天子如此曰天子若能使海內如此則礼道行矣細繹此句上三句之義自明而刘氏應氏之非益見矣

一評大樂同和節集說以為成功所合樂者天地之

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易去声○愚謂樂之和禮之序本皆具於人心之中而以為有中出外作之異者蓋樂緣悅豫而鳴禮因交際而起各就其制作之初言之非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也優游平中恬然不擾故曰靜威儀動作燦然有章故曰文易者不極音之謂簡者不致味之謂註以為如清廟大饗是也至猶達也行也揖讓而治則不待好惡刑賞之功矣以敬四海之內言四海之人皆囿於合敬之化也天子如此言天子能使四海之內皆親且序而合敬如此也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焉蓋不可考矣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

和節集說以為效法所本愚細玩之工章語意先後一律皆始言效法而繼言成功也奚以明之蓋礼樂之功至謂之合乎造化則必如後章所云敦和別宜有裨益天地處方可今但曰同之則只是和節與天地一般耳何以遽言成功至下百物祀天乃贊化育之事方可謂之成功耳若首二句即有成功所合意則同和同節內已包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景象何待下句始言百物不失祀天祭地觀百物上冠一和字則知同和句但言樂極其和猶未有合造化之功觀祀天上冠一節字則知同節句但言礼極其節亦

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愚謂此篇首原樂之所自起繼言聖人制禮作樂備王道之功至於礼行樂達而功化溥矣此又推其通極於造化亦猶中庸言盡性盡人物之性而要其歸於贊化育參天地之盛也同和者效其絪縕化醇之機同節者律其高下散殊之体言聖人有制法天地而不私也百物不失者大樂敦和之功祀天祭地者大禮別宜之用蓋自人心之和親和敬以至万物生長收藏之各得其時皆為不失而禮莫重於祭舉尊天親地之典可以槩敦典庸禮裁成左右之完能故節以祀天祭地言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申同和同節之意言聖人之制作與天地之化工同運而並行也合敬者礼至不爭之實同愛者樂行無怨之妙此兩句申百物不失祀天祭地之意皆贊化之實功也然禮雖殊事樂雖異

未有合造化之功且自古聖賢立言豈有不談效法而先論成功者哉明有礼樂二句申同和同節之意但此同和同節語意更深一層合敬同愛即申百物不失二句意且此章所陳俱是贊化育事未說到參天地上去可以言成功所裨不可以言成功所合成功所合至天高地下條方見細玩自明

一評鍾鼓管磬與論倫無患兩章亦是一律前章因文以見情而論情文不可偏廢下章因情以及文而論情文之有輕重但集說以論為雅頌之辞則指其[illegible]於声音者言之以倫為律呂之音則指其施於絲

文而管於人心之愛敬則一情即愛敬也時並功偕言事文之異而愛敬之合益見矣夫以先王之礼樂至與天地相流通而其造端托始不外於愛敬之情誰謂心非經制之本哉中庸言位育而約之性情論治平而根之乎敬信即此意耳○朱子曰礼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礼樂鬼神一理又曰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礼有經禮曲禮之事殊而敬一樂有五聲六律之文異而愛一所以能使四海之內合敬同愛者皆大樂大禮之所感化也禮樂之制在明王雖有損益而情之同者則相因述也又按事與時並如商質周文之制名與功偕如韶濩夏武之稱

○故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

竹者言之且雅頌律呂不用之畜社山川之祭而誰用是認文為情舛之舛者也不知文專就儀物言無分毫干涉心身情專就心身言無分毫干涉儀物論即言論倫即倫理論倫無患即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而寡尤寡悔者也是吾身有自然之和而樂之所由托始者不為樂之情而何中正無邪亦就人言不就礼言

述作之謂也綴音拙還音旋○愚謂此承上章情文而言綴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位外之營兆也情即上章所言愛敬是也作創始也述傳舊也若黃帝堯舜之造律呂垂衣裳禹湯文式之不相沿襲此聖者之作也周公經制盡取先代之礼樂而參用之兼聖明之作述也夫子之聖乃述而不作者有其德無其位故耳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愚謂此章申言前一章之意夫大樂之作法天地而同其和故曰天地之和大礼之制法天地而同其節故曰天地之序化與別即百物不失祀天祭地之事蓋聖人之礼樂與天地相為流通始也法天地以為禮樂終也以礼樂而贊天地故此兩章皆先言効法之所本而後言成功之所裨也天作地制即首二句之義申之以起下文也但前合

言天地而此分言之者天秉陽氣運而為和故言和者以天為主地秉陰質具而為序故言序者以地為主要之天地有相須之机陰沕無獨運之化礼樂有互用之功分合言之而其妙益見矣過猶錯誤不能法地以制礼則死以列群物而為乱不能法天以作樂則無以化百物而為暴暴猶言遠戾失所故必明於天地之和與序然後能與礼樂以贊化育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礼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愚謂論言論倫彝倫聖人立論敦倫皆當於理而無尤悔之虞故曰無患則庸言庸行之間一至和之所宣洩所以為樂之情也然聖人作樂本樂其所自成而其用樂也以飾喜則欣喜歡愛所以主宰乎樂者故曰官也中者無過不及正者不偏不倚聖人立心制行一於中正而無邪僻之累則極其序而三千三百作之述之皆從此起所以為禮之質也至於用禮必本之以莊敬出之以恭順以此為禮之節制而禮可行矣然情官貴制縱之為禮樂之情非聖明不能得其妙若夫施之器播之音用之於祭祀則皆其文耳故曰此所與民同也此章與前一章實互發之語前章言文以見情此章言情以及文互相備也文就義物而言情就心身而言說方氏曰金石聲音特樂而已亦統以禮為言者凡行禮然後用樂用樂以成禮未有用樂而不為行禮者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礼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變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惟大聖乎辯音偏亨音烹○愚謂功者王業之所自始治者王政之所由敷功成作樂則足以

一評天高地下章言天地具自然之礼樂聖人因而倣象之論礼樂之大原莫深於此至論制礼作樂之大原則莫邃於反情此類章此兩章乃樂記一篇中根極要領之談讀者須識得此義於此篇方有主宰得循處作長歛藏分明都是周流合同之化柰何認

識其功於不朽治定制禮則足以維其治於不衰辯姚氏以為詳悉今從之干戚武舞也非備樂以其未盡善耳熟烹牲体而薦後世之禮也非達禮以其不如古者血腥之祭為得禮意耳此兩句總見帝降而王盛衰之別知此然風會所流有不得不然者不可執此以優劣聖人也極猶過也粗猶不及也樂極悲來故曰憂舉此遺彼故曰偏敦篤也敦樂則不淫於樂矣樂敦盈而能反禮備減而能進也非大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何以有此樂極礼粗以下指行礼用樂言之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愚謂前章言聖人礼樂之作法天地而贊陰陽此則明言天地具自然之礼樂

作長為合同認歛藏為散殊使作長而無歛藏何以謂之周流何以能成化育然記人又折周流同化分屬乎礼樂者何義蓋以周流合同之化雖具自然之樂未嘗無自然之礼則高下散殊其秩然處雖屬礼而其並育不害並行不悖處未嘗無自然之樂此意自在言外正見陰陽本無二理礼樂亦無二道樂記為上達天德之言其妙正在於此丘氏想亦致疑集說而不能自解者反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為天高地下曲以應歛藏之旨可謂能疑而不能明矣然義近於礼以上皆言礼樂肇端於天地樂者敦和至從

而及聖人參配之功以極贊礼樂之盛焉夫天地以象分高下而万物之散見者有卑高小大之殊此自然之序也而礼制已肇於此矣天地以氣為運行而周流不息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訢合和同而万物由之以化生此自然之和也而樂情已具於此矣仁者生物之心義者成物之德言天地之仁義與礼樂相為流通也然作長歛藏皆周流合同之化而以分屬乎礼樂者見陽中有陰樂中有礼而陰中之陽礼中之樂從可知矣礼樂之原於天地者如此敦厚率循居歛也神者陽氣之伸鬼者陰氣之屈言樂能敦厚天地之和而循其氣之伸者從天以生物礼能辨別天地之宜而歛其氣之屈者從地以成物礼樂之有功於天地者如此故聖人效而法之作之以座天而制之以配地也及礼樂之制作既明且備則足以裁成其道輔相其宜而天之生地之成各得其職矣此亦先言效法之所本而後言成功之所合也○說蔡氏曰礼樂非判然二物也人徒見樂由陽來礼由陰作即以為礼屬陰樂屬陽判然為二殊不知陰陽一氣也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真有二物也礼樂亦只是一理禮之和即是樂樂之節

地皆言礼樂贊助乎天地俱來干涉聖人身上至聖人制礼作樂方是效法之功天地官方是成功之合集說俱不可依

一評天尊地卑章其意為申上文發而其言從易繫辭中未方物當如註疏作動植看集說以為道與事是祖易註之意恐非書旨性命二字必有差訛成形之下必有脫漏却當以繫辭原文更之補之方見明順然論礼折言其象而論樂統言其意蓋亦因繫辭之語而述之雖不待分析而樂情自昭非見道之士不能用夫子繫易之說以談礼樂而曲盡礼樂之致也然則樂記雖不出夫子

即是礼亦非二物也善觀者既知陰陽礼樂之所以為二又知陰陽礼樂之所以為一則達礼樂之体用矣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愚謂此章自首至末皆引易繫辭之言而稍損益之蓋繫辭言聖人因天地而作易此言聖人因天地而作礼樂以申明上章之意天尊地卑即天高地下卑高以下即万物之散殊者卑為澤高為山貴如公卿賤如士庶之類動為陽靜為陰小如曲禮大如經礼之類但易繫乾坤而此云君臣易繫剛柔而此云小大變易而為礼也方動物也以其知所向方故謂之方物植物也動物有知故以類聚植物無知故以群分也性命不同無關於礼制當依易作吉凶生矣蓋吉從吉類凶從凶類有類聚之義吉凶二道不得相干有群分之義

之筆非曾閱以上人物豈能到此極天蟠地亦是緣繫辭乾知坤作一語而推行之以極替礼樂之妙不息不動一動一靜俱就天地言而礼樂自見礼樂云者聖人制作必以礼樂為首稱也近說謂樂即是天礼即是地礼樂云是代天地之稱皆應氏穿鑿之見啓之耳艱深晦道可厭之極載易繫于左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論礼一段祖此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也成形之下必有闕文當以易變化見補之蓋天有日月星辰之象地有草木鳥獸之形而衣裳旌旂之章彩尊罍鼎俎之刻畫其變通之宜化裁之妙皆本諸此如此總括上文天地之別明礼制行之義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上上聲齊音臍煖音暄○愚謂天地交泰气机運旋即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者此皆因繫辭之語而增飾之以發明天地之和雖不言樂情而樂情自見樂者天地之和明上文樂興之義以上皆效法之所本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愚謂化非百化之化指教化之化即下章所云樂教是也不時不生敦和之反無辨乱升別宜之反蓋礼樂本天地而作故其得失與天地相關此天地間自然之情也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論樂一段祖此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樂着礼居祖此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琴

昔者舜作五絃之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著直畧反著如字○愚謂此因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之語而推衍之以極贊礼樂之盛極至也蟠委也言樂出於自然之和礼出於自然之序二者之用充塞流行上際乎天下彌乎地幽行陰陽而通鬼神高即天遠即地深厚即陰陽鬼神厚者幽深之極非以博厚之形言也然播極行通亦皆於贊化見之着猶處也大始物生之始也居即着也乾知大始而樂着之坤作成物而礼居之則礼樂之功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著顯也始物則不息之化顯成物則不動之化彰陽動陰靜盡天地間之大義而樂能着之礼能居之礼樂之盛尚復有加於此哉故聖人制作必以礼樂為首稱礼樂云者與應天配地天地官相為呼應之語以上皆成功之所合

一評歷代之樂始於黃帝則叙歷代之樂宜首黃帝今以大章為堯而抑黃帝於堯之下已紊其次及考周礼並無大章名目大司樂教国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又曰舞雲門大卷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康成註周礼以大卷為黃帝之樂大咸為堯樂妥當極矣今此大章即周礼之大卷何疑亦如舜之樂周礼名大磬此書名大韶耳乃牽於史記之說以大章為堯又曰或作大卷以咸池為黃帝又曰堯所增修何其依違不定乃爾是不惟與周礼矛盾且使先後世次倒置紊乱其不然必矣宜一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愚按大章即周禮之大卷黃帝之樂也章之言黃帝之德章明於天下也咸池周禮亦名大咸堯之樂也咸皆池施言堯之德施被於天下無不周徧故謂之備也韶繼言舜之道德繼紹於堯也夏大言禹能光大堯舜之德也殷周之樂謂湯之大護武王之大武盡矣言於人事盡極矣此歷叙六代名樂之義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愚謂寒暑時而風雨節天地自然之和也樂本天地之和而作樂之教亦本天地之和而敷教者統言其体事者折言其目民之寒暑言貴時民之風雨言貴節也教時如春誦夏弦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

依周礼所定為是
一評天地節當以和字貫寒暑時風雨節和也教象寒暑之時事象風雨之節象其和也舊以為喻其切於人而中有軽重之分俱非書意
一評豢豕節將言礼樂為用之大而先以礼之所由制引起之一献句即小以明大作事為饗礼發也酒食三句承上文之意以下始推廣言之正見礼樂功用之大也

類事節如小大相成終始相生行列得正進退得齊寒暑時風雨節和也教象節行指民言德指君言
一和樂之所感乎也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樂如字樂音洛分去声○愚謂此章首言礼之所自起而因及禮樂為用之大去礼之初始諸飲食因其流而節之此先王制礼之心也一獻士之饗禮舉小以見大也歡德淫承上賓主而言大事以下因推而廣之綴止也大事死喪之事大福吉慶之事也以大福对大事則大事為禍矣哀樂皆以礼終則不至過哀過樂矣此極言綴淫之功所樂樂其所自成而作也感者移易之原風俗者衆人之所趨向皆善民心之事也此推言象德之化也

禮記卷之十四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